

豫章叢書

第六冊

年麻考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年歷考目錄

卷一

伏羲作甲子考

西人總積年數

顓頊歷制考略

共和以前年歷真偽考

附徐圃臣竹書紀年考

周初氣朔考論

卷二

春秋南至日躔考

又春秋南至日躔考

春秋南至考

七歷非古術考

堯時日躔考

宣王時日躔考

歲行遲疾論

歲差遲疾考

氣朔考後論 中紀年

梅勿庵距算考書後

年歷考卷一

萬載 李榮陞

伏羲作甲子考

歷考云伏羲作二十四氣以支干配十二辰六甲又引鑿度云伏羲立四正四正者定氣卽分至四正氣又云黃帝作甲子作算數作蓋天作調歷歲起甲寅日起甲子尙書疏引世本亦云黃帝臣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古書說甲子所由不出此二帝按甲子所以紀日亦以紀月與歲歷之大法也天以歲爲經聖人以甲子緯之自命甲以來至今千萬年不失不亂

合於歲而上游焉帝皇年歷雖廢而立元大概無不可知何也日與月歲之名並時而命命必於歲之首日蓋其窺測於日至者有年知餘分之參差不可以整數定故爲干支相承之法以約之累之至於無窮如枝隨本如網赴網歷元者固諸甲之所託也故諸甲窮而歷元乃見或謂甲子命年起於後世歷之元不必以甲子相從此殆未之致思也爾雅歲與日各自爲名然皆陰陽互配以十與十二合而止於六十其名異實何異耶日名曰甲子歲名曰焉逢困敦古之書無以甲子紀歲者亦無以焉逢困敦紀歲者歲

名之行否未可知令果行之必不以端蒙赤奮若先
於焉逢困敦可知也秦以來省繁從便史記註上古
大初元年歲在甲寅漢書大初元年歲在丙子天正
後丁丑紀年之書出於七國歲名皆用日名以是知
古曆亦以日名通於歲不別用歲名矣然諸家多謂
甲子起於黃帝則不然黃帝距堯丙子數百歲宋統
天曆求上元甲子下距至元辛巳三千九百十七年
其時去黃帝不遠今以授時法遍推此數百年間甲
子歲無至朔同日者其日名且弗論然則甲子不得
立於黃帝之世審矣自漢以來歷家日法不精求元

動踰萬億固爲虛設竊謂西歷本出於中土今考其
總積不過六千餘年以中上年歷計之適當伏羲之
世伏羲仰觀於天文而立卦一陽起子位爲南至步
躔之法又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象四時象閏合乾坤
三百六十之策以當期日爲歲周餘閏之法則立分
至命千支宜在其時然授時計年增餘以上考其術
猶未盡誠得善歷者消息近今以求三代更消息三
代以求三皇卽上元之年日可徐以致之矣史記云
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大初等歷皆以寅爲正夫三
墳三典之書無傳久矣調歷以下皆秦漢人僞造不

驗不足信况在其前乎宋人因調厯起甲寅之說偽造三墳謂伏羲厯起甲寅尤無賴大抵歲月日本爲厯而設厯之初作必同從其朔而起於甲子無可疑者漢人云黃帝調厯亦起冬至此言可信也夫

西人總積年數

西人月離厯指云近古有虛立積年略如章部紀元法每年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年加一日以十九年爲章二十八章積五百三十二年爲一表十五表四百二十章七千九百八十年爲一總又云總期當作積之四千二百八十六年爲周考王十四

年癸丑

當作十三年

西史默冬推定十九年而太陰滿自

行本輪之周與太陽同度是爲章歲則總積之數卽

默冬所立自周安王癸丑上溯堯丙子一千七百一

十七年堯丙子爲總積之二千五百六十九年其始

元爲起戊子也月離四卷古交食考云總積三千九

百九十三年爲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西三月月食

又五十年西三月九月襄王三十一年景王二十二

年敬王十九二十九安王十九年二十年六月十

二月西國各月食俱依上古巴谷墨端等所測墨端

卽安王時定總積之默冬而巴谷据月離試術爲顯

王時人在默冬稍後然已並稱爲上古而所考月食
惟詳東遷以來西周則一無聞焉古日食考於仲康
條下謂新法爲求均止立二百恆年者以此後數變
欲求所變幾何止可及中古不能及上古然則西法
上不能取驗於周末已不諱言之恆星赤道差云相
傳堯冬至日在虛七度初分末分不可知今折中設
在六度三十零分蓋既無的驗亦姑爲調停之術而
已日躔厯指云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丑西古史亞理
大各始測黃赤距度恆星本行徵云古地末恰於周
赧王二十年丙寅始測角宿大星經度恆星試術云

中古多祿某在漢順帝陽嘉時歌白泥在正德年皆名家而歌白泥定法視古尤密蓋推測二千年積漸加精故也循西厯源流實起東遷以後史記謂幽王之亂疇人分散於夷狄蓋犬戎在周西隨之轉輾益西其時去穆王未遠王室雖衰而遠夷聲教無阻以穆傳考之可見矣月離一卷云巴谷用法考驗定爲三百四十五年古法三百六十五日無餘分又八十二日四刻或十二萬六千零七日四刻實兩交食各率齊同之距也於時交會轉終皆復其始計其中積凡爲交會者四千二百六十七爲轉終者四千五百七十三按考

交之率積年不過三百四十五且平王以前其地又無可驗之事而總積虛立年積至四千何也天地儀書云自開闢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又云六千八百三十六年考之月離崇禎戊辰爲總期之六千三百四十一年加庚辰爲五十三年儀書等出其後乃多寡參差如此天文實用又云開闢初時適當春分夫天地初開人物未生誰能驗而傳之其荒唐可以無辨然則總積所云蓋紀有歷以來相承之數與中土同意中土失之而猶傳其緒於彼耶前人以二十八宿及渾蓋通憲等決西歷之自

出良然然西歷不知有甲子其積年乃起戊子非重
甲之首誠得善歷者增損其算以合於天元則上古
聖人之歷根可得而探矣

列子楊朱篇曰太古至於今日年數不可勝紀伏羲
以來三十餘萬歲楊朱篇蓋晚周爲列子之術所竄
入者其時六歷始萌各立虛年以求上元甲子之至
朔至三統猶謂上元至湯伐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
十歲其術雖謬而歸根於伏羲一也周髀經周公問
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徐氏歷元考云章
部紀元肇自伏羲自有歷以來至周衰歷廢之日應

不大遠前漢張壽王謂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
單安國謂爲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其後各家年積亦
有厭累千萬億之煩者漢獻帝建安十一年丙戌劉
洪造乾象厯積年八千四百五十二魏明帝景初元
年丁巳楊偉造景初厯積五千零八十九宋文帝元
嘉二十年癸未何承天造元嘉厯積年六千五百四
十一宋寧宗慶元五年己未楊忠輔造統天厯止紹
熙五年甲寅積年三千八百三十統天年最少以授
時增年法考之亦不叶大抵堯前不過二十餘甲子
歲增年宜以甲子爲斷如得近甲子至朔前後數日

問卽增損之術可依以立矣

顓頊歷制考略

五帝皆精究於歷法黃帝尙矣少昊子宇西方以鳥紀官而鳳鳥氏爲歷正元鳥氏等司分至啟閉蓋全以歷爲事者也顓頊爲民師命民事欽若昊天以敬授民時開帝堯之先鄭子乃謂顓頊不能紀遠豈以人而不如鳥乎少昊鄭之所出意存軒輊耳漢人謂顓頊制歷正以孟春己丑朔旦立春五星會於營室蓋上世治歷用天元地元而人元寅正古未有顓頊乃改用之國語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

所建也帝嚳受之自牛女至室壁爲北維以一反三則宿有二十八次有十二維有四古亦未有顓頊始建之紀年顓頊十三年初作歷象歷考云顓頊始爲儀制驗盈虛升降以法叙日爲歷以法寫天爲象前亦未有顓頊初作之帝之法流於天下後世歷家蓋日用而不知者歟堯距顓頊三百年以堯典昏星攷其日躔已在北維之中孟春春旦七宿錯列天東南五星隨營室轉而西星象昭回數千年乃一觀與堯舜並符中天之景運豈徒然哉

共和以前年歷眞僞考

申紀年

史記於周年惟表共和以降其前則闕焉而諸家所載年歷若三統以下皆不同孰爲近日其紀年乎人以爲其書晚出晉人僞爲之吾考之而知其真也曷明之周本紀宣王以前雖無年魯諸公世家具之自考迄惠積二百七十六年加魯公伯禽四十六年受封前武王代殷七年共三百二十九年去其末平王之世四十八年得二百八十一年此魯諸公在西周時享國之數列於史記者考紀年西周始武王十一年庚寅伐殷終幽王十一年庚午其數適相合夫朽蠹之書人所不省並魯世家亦忽之故雖以專門推

歷如近代梅勿庵猶迷於漢志不得其說予細推二書乃無異蓋均得其真雖久翳而不能掩者也假令僞者爲之則年表已闕孰知魯世家若絕若續其脈猶存而吾之所紀適叶之乎國語載武王伐紂師發時歲月辰星之所在以歷之最密者授時編推諸家年積皆不合惟依紀年所次庚寅歲戌月推之則師發之癸巳與五位合符而歲差亦歸其度假令僞者爲之則晉時歷法猶疎不可以上考豈能逆知九百歲後有郭守敬者立法能上考二千年而預注庚寅歲爲武王十一年以待之乎或曰漢人造大初三

統時年紀等書尙在不知收何耶曰三代之歷法中
絕久矣始皇一天下術士草創爲之而日法概用四
分大強與眞年相悖故疑而不敢局求其合已法者
必增至七十二年乃可通則其置眞而用僞者迫於
已術之悞不得不然而非不知年之有眞也自漢以
來授時歷稱最密依其法以上考必眞年乃合眞算
凡秦漢人所加之虛年氣朔皆差遠彼不自咎其術
之悞而增年以相就亦奚以逃於後世哉三統旣用
魯鬼增各公之年而附會家復增周年西周十二王
昭增三十二爲五十一孝增六爲十五夷增八爲十

六厲增二十五爲五十一夫昭穆與厲宣皆父子也
自古無父子長嫡相繼而享國並踰五十年者文舒
而武稍促厥勢自然穆踰五而宣亦望五矣可並增
其父之年爲五十一乎以紂之不德五十年而喪天
下况厲王稱尤虐据國語僅三年而流於彘紀年亦
僅得十三年是時太子靖已長共和攝國數年而還
政何至如諸家所說虛位三十七年之久乎又孝夷
皆無聞於後故利以虛年分寄之餘八王如文武成
康穆宣年歷昭著而不勝邪說之出且營滅焉武王
十九年則滅九年以附冒元之說成王三十七年則

滅七年以成周公居攝之說年歷一定而所減者聖
明所增者昏暴顛倒以役於歷疑悞天下後世爲菴
不倡端苟非紀年得其真將何憑而正之哉三統以
求合武王伐紂之五位虛增七十二年而其於商也
又求合大甲元年之乙丑虛增一百九十二年於夏
也承而進猶多二年至唐虞之世讀堯典僅得在位
一語遽減去三十載蓋爲歷術所役而所附事實不
足推尋矣三統以外六歷今皆不傳而殷歷比三統
少百七十一歲以考周初亦有所增晉皇甫謐爲帝
王世紀不知本何歷比三統退六年後世編年書皆

用之不知其特消息於歷術而無足據也漢書藝文志諸歷皆入術數惟大古以來年紀二編入春秋漢世競僞術故真書反不重其後遂散亡至晉世乃別得之汲冢中將天所以存三代之年也故曰紀年其近乎

附徐國臣竹書紀年考

史記表三代自共和以上有世次無年歲近代鑑紀等書上遡唐虞悉備六甲大約纂集皇甫謐帝王世紀劉恕通鑑外紀邵子皇極經世蘇轍古史等書不知諸書皆本班氏歷志而歷志附會甚多

楊潛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班固因之成漢書非古之遺也歷志云太史令張壽王等治黃帝調歷謂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單安國栢育等治終始言黃帝至元鳳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壽王又移帝王錄謂伯益代禹爲天子殷周間有驪山女亦爲天子乃詔丞相御史將軍等與壽王雜候上林清臺凡六年而後是非始定夫三代年世在漢猶爲未遠而歷家得以荒誕如是者良由秦火之後國史蕩然諸儒莫能考正也按本志孝成之世劉向總六術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

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然則歷志所序皆劉歆之作出於哀平諸緯之日比諸緯特稍近經傳耳固未得三代紀年之實與天象之真者也今考竹書一編乃晉大康中汲郡民不準盜魏安釐王家所得文皆古篆多朽爛不可讀可讀者譯之成書入於上方今所謂汲冢周書與竹書紀年是也魏爲畢公高後周同姓功臣故得藏周書而分則自晉卿故紀年多習事安僖之卒正當秦始皇卽位四年六國皆弱魏知不守故以國史藏冢中所謂不敢棄先王之典章也此書乃漢人

所未及見古輿簡質斷非偽書予因推按天元詳
考交食乃信竹書之遺古是証漢志之謬誤雖昔
人已知劉歆增年出東漢紀及後漢尙書而於經
傳明文未有詳辨茲特較而辨之以見此書之爲
功於經術不惟歷家所當究論云

古者王朝與列國皆有史紀年起五帝及三代帝
王非列史之比也徐氏以爲周書近是蓋子夏說
教西河爲魏文侯師得夫子所傳三代之史底而
其徒世世相與續成之亦尊周之書也紀年隱王
史記作赧王索隱云赧非謚法以述債慚愧故謚

曰赧此附會之說紀年注云赧隱聲相近蓋字誤也紀年末云今王終二十年所謂今王者魏襄王終於隱王二十年時隱王尙在不應舉蓋意者周室微弱東西兩公分治王從東徙西寄食僅隱存王號而名之與顯王正相反也魏襄終後十九年安釐王立五十三年卒當秦王政之四年其後尙傳景閔王假王魏乃滅其時雖兵戈擾攘而安釐與秦昭王呂不韋並好古以書殉葬葬後三十年始皇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昭呂之藏後漢有議發之者卒以朽滅惟汲冢開於西晉三代紀年闕

地下者五百年乃顯於世嗚呼豈非天哉

周初氣朔考論 正三統之失

昔漢劉歆氏緣飾經傳著三統損益三代之年其術之疎也時之悟也於儒術未爲大害也言無稽而以歷証之証前聖而啟後奸爲世道憂者莫甚於周初之所紀其說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九年再期在大祥而伐紂又二年爲武王十三年克殷武王崩周公攝政七年其明年成王乃稱元年符合三統如此以理言之文王終身服事稱爲德之至而受命改元是天子自爲也武王有天下稱一代首出

而冒文王之元是無統也周公佐佑成王不失其聖
而補王立元是篡也果如是三聖人危矣以實考之
殷文丁十二年文王卽位帝辛三十三年錫命西伯
得專征伐而已無改元事也四十二年武王卽位又
十年伐殷自爲武王之十一年耳無冒元事也成王
元年周公總百官三年而喪畢四年以往凡朝廟伐
淮夷入奄朝諸侯皆王自主之惟親蒞庶政在六年
後耳無周公立元事也三代下歷莫精於授時由元
世上溯周之初距算不遠以其法考歆所推武王伐
紂之年五位乖違於國語更別推之紀年書序史記

亦無與歆合者秦漢僞妄之徒先纂歷而後附事既無得於眞年遂增七十二歲以要其合而豈知古今天日異行愈遠而愈濶哉吁聖人者萬世所取法也歆號博極羣書遇所疑不加精研反錮於僞妄之譏歷撓折傳記以証之曰文武周公固若是云云耳比於益與驪山女之稱天子不尤悖歟而漢唐經生家率曠曠爲歆所惑無有起而闢之者宋以來諸儒始不安其說如歐陽子王荆公胡五峰前後著書昌言學者漸恥言改元復辟稱王之事矣然朱子猶存僞書九年大統未集之疑近日西河毛氏儼然持論謂

稱王踐阼始成其聖若此者非不知文武周公不當
有改冒立元之事也奪於歆証之堅而無說以破之
也阿人爲巧者顯而易斥附天爲疵者微而難攻也
王莽之篡漢也始立居攝以託周公繼改初始以規
文王而歆也爲之國師顛倒五經疑惑學士若莽之
奸微歆亦必爲篡卒所以飾其說者舉出於歆之書
惜乎歆恃術以誣前聖適以啟奸莽之自信也豈非
世道之憂學者所當致辨者哉夫武王冒元周公立
元之謬歆等迎合莽意創爲之而文之改元秦漢間
歷家已有此說殆與伊尹割烹孔子主醫寺並出一

時好事者之口然割烹醫寺造誣游移据理可奪三
統以歷誣三聖徒執理斥之人不饜也予故推驗古
歷於周初氣朔之註特詳焉然後二千餘年天行日
紀與三聖人駿偉之業相比而明偽妄之萌不得遁
後之學者曉然知歆等之增年以售術卽造端之誣
不揭而自明矣

年曆考卷一終

年歷考卷二

萬載 李榮陞

春秋南至日躔考上

左氏所記次舍可驗南至日躔者三事其一景王十年當昭公七年歲在丙寅正月七日辛巳南至四月朔日甲辰日食傳曰去衛如魯魯爲降婁以婁名衛爲豕韋以封豕奎名自甲辰退八十二得辛巳自奎十六退八十二得牛六以周初日躔女入推之將屆五十四年者十其時日躔固在牛六矣其一敬王十年當昭公三十二年歲在辛卯正月十二日壬辰南

至前一年十二月朔日辛亥日食傳曰在辰尾辰爲
蒼龍其尾屬箕自辛亥進四十二得壬辰自尾十八
進四十二得牛四考其時日宜躔牛五且辛卯上距
丙寅二十五年未應差至二度豈古占疎濶弗之覺
耶其一惠王二十三年當僖公六年歲在丁卯正月
十一日丙辰南至前一年十二月朔日丙子在尾
月在策自丙子進四十一得丙辰自尾十八進四十
一得牛三此測在昭公辛卯前一百四十四年日宜
進四度而躔牛八反推居牛四之下何耶攷左氏本
晚周人其時日躔牛四三故以之近推景敬遠推惠

時進退不過兩度彼蓋憑現測爲占未取驗於前事也漢時僞冒厯家率以當時建星紀上元之日至宋戴法興猶謂日躔終古不變蓋三代積驗之法春秋末已亡而祖冲之謂漢最初承用秦厯起牛六度者實託始於茲爾或曰童之謠卜偃之對盡虛耶曰傳之自爲說多矣辛亥食箕而連爲辰尾合於庚嘗以附庚辰入郢之占濶已史墨詎當有是

春秋南至日躔考下

僖公五年丙寅當惠王二十二年左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童謠云丙子晨龍尾伏辰取虢之旅

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卜偃推爲
九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疏云乙
亥日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丙子旦月行三度餘在
天策天策在日東近日焯焯無光按夏十月爲周十
二月丙子旦下距明年丁卯正月十一日丙辰南至
四十一日自尾十四退四十一度得斗首二十六秦
漢間日躔也歷攷以授時法推合朔在丁丑日子時
日躔尾十三度九十八分亦適得斗首漢人不知歲
差而授時差法無消長均未有合然自尾末十八度
退四十一度亦止得牛三牛三爲晚周顯王時日躔

上距惠王三百年以周初差度推之惠王時真躔在牛八相差五度推其旦爲鶉尾中而傳以爲鶉火差至一次古占踈欄乃如此昭公七年丙寅當景王十一年正月七日辛巳南至四月朔甲辰日食傳曰去衛地如魯地註云亥姬訾衛地也戊降婁魯地也姬訾之次一名豕韋日食其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授時推是朔日躔由亥入戌十餘度已過其界與春秋不合但古今宮分或異不可考按正月辛巳下距四月甲辰八十二日自奎末進八十二度得牛六以前後差度推其時真躔適得相合昭公三十一年庚寅當敬

王九年十二月朔辛亥日食傳曰在辰尾疏云食在龍尾爲尾宿按其日下距明年辛卯正月十二日壬辰南至距日與宿視儋公五年兩丙相距加一算得牛四度推敬王時真躔應在牛五爲差一度無是理也歷考云是日日躔亢四度九十一分東七宿角亢屬辰爲龍亢在宮末故爲龍尾孔氏以爲尾宿非按東方七宿象蒼龍起角而止尾亢卽吭也歷考旣誤易其首尾且自亢四度進四十二入尾七度爲千年以後日躔邢氏不察而屬之春秋可謂疎矣驗後世天行五六十年日輒差一度惠王丙寅至敬王辛卯

一百四十五年應差二度以上而左氏兩占轉輾不出牛三四度間雖云古歷疏濶數度以內離合可無論然吾終有疑於左氏也左氏傳下及悼公與智氏之滅攷紀年悼公卒於考王十二年晉三卿滅智氏其後命爲諸侯事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傳又載王孫滿之言謂周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武王至安王三十世武王庚寅至顯王己巳七百年左氏書成於其時日躔正在牛四三度間使左氏記事果無浮夸則卜偃等在其前三百年豈能逆知左氏時日度而播之童謠因之以決機祥也哉然則三占不可例視滅

年見考卷二
號之傳左氏自以意附之無疑也

春秋南至考

以授時氣應考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南至得辛亥日一十四刻六十分考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南至得戊子日八十三刻一十四分早十五刻零以較辛亥日至亦當爲三十刻零授時法歲周餘分二十五上考已往百年長一分自至元至魯昭千八百年歲氣約早十八刻當稍損其數可相合

以授時平朔考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得庚午日十刻六十五分零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得癸巳日八

十一刻三十六分零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得壬子
日七十刻三十三分零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得
庚寅日五十二刻八十八分零俱後一日授時於歲
周有上考增餘之法而朔獨無且歲氣與日朔俱本
於日行增餘至春秋積分已多而月策猶循至元之
數宜其步朔而俱後也然以授時考幽王六年十月
辛卯朔合於詩平朔餘十八刻十三分零歷考云定
朔三十七刻爲辰正四刻增亦不能多要之氣減而
朔增彼此相求其合必多矣

歷考云僖公五年春秋誤以正月爲年前閏十二月

以晦日辛亥南至誤推後天一日爲本年正月之朔
乃以二月朔日壬子推爲正月二日又云昭公二十
年正月庚申日合朔二十九日戊子南至二月朔日
己丑當爲庚寅春秋皆誤步按周秦置閏與漢以下不同
後世推得之子月周時多以置閏故間以南至次於
二月其法原如此非有所不知也至於氣之分至月
之晦朔數有一定授時雖增餘以上考然尙未能盡
合故氣或差而先朔或差而後邢氏不察反以春秋
爲誤過矣

歷學逮戰爭以降始絕漢武帝時鄧平洛下閏等物

造濶疏固所不免若春秋雖幽厲後疇人子弟離
散然魯未聞大變亂其歷官猶應守先王之法所歷
日月最可信且日行古今不一百年消長亦僅得其
大概有不合者更當加減求之令無舛悞然後可得
三代之密行豈可與大初三統同一斥棄耶

七歷非古術考

漢之初術士各以新意造歷文其名曰黃帝五家歷
顓頊歷夏殷周魯歷殷周謀歷帝王諸侯世譜年譜
太史公曰予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
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又云漢相張蒼

歷譜五德是歷譜皆出於漢人所推測而家各不同
史公所不用其後班固志藝文亦僅列之數術謂史
官之廢久矣其書不能具蓋不以爲真矣哀平之際
劉歆以傳記緣飾殷魯作三統而固復取之入於歷
志則可謂惑者也且殷魯輕移年歷妄造事端如舜
禹益驩山女湯距周公之類雖歆固亦不以爲是顧
摘其謬而仍准其謬之餘以爲法何以取信於後世
哉自漢以降疵之者甚衆若蔡邕杜預姜岌何承天
祖冲之沈約李淳風號名家者不可具數言其疎也
則曰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三統惟得一食曰

歆歷春秋日食多在二日因著洮與側匿之說以窺
天曰以六術課宋朝後天二日有餘却校春秋朔並
先天言其僞也則曰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所
傳七歷非時王之術曰古術之興皆在周末漢初理
不得遠曰七歷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大
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假稱帝王惑時
人而已杜氏又云治歷不可爲合以驗天固當曲循
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晦朔推時驗而今各據所學以
推春秋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此言尤
中七歷之弊其所推元紀節閏皆一已之跡耳天與

七政動物也動之久不能無移故歲餘歲差數百年
輒變而星行尤不可定今乃欲規一術以齊之近涉
春秋差已多驗已寡况遠推向前千百年歷度可得
彷彿乎

堯時日躔考

唐帝堯時日躔宋祖冲之本劉歆年積以四十五年
退度爲法推以爲在室宿隋劉孝孫用五十年虞喜
本法推在危宋何承天增至百年推在女之十一元
郭守敬酌取六十六年推在虛女間唐傅仁均明華
湘推在虛六七各憑已測以取償於數千年前既無

說以証其必然而中間所歷轉扞格而不合未善也夫考古必求其據况堯典萬世歷術之宗也後人雖竭智推尋豈若當時見而知之而記之者乎堯命叔仲四官分測定分至於日宵永短而証之以昏星仲秋宵虛進一象限卽爲冬至之日躔固無疑矣虛有十度度積而成次次積而成維以維與次定宿則中度亦舉且維次別於顛頊國語所謂北維顛頊之所建是也考北維九十一度起奎四至斗十二元枵一次居其中元枵三十度起危十五至女八危初與虛末居其中所建之度固如此堯上距顛頊不百年舉

始終幾三百年紀年謂顓頊十三年初作曆象堯元
年命羲和曆象古之聖帝卽位首事欽天而立成必
要之晚歲顓頊時日已近危初堯時日正塵危一虛
十間並在此維之中是二帝相繼立法皆中度也史
記天官書云北宮元武虛危又云廣莫風居北方東
至於虛日冬至十一月自顓頊至虞夏皆首孟春而
名南至爲冬至冬至日在虛與典合此爲堯時所遺
圖說可知也以國語証二帝同次北維以曆書証其
時兩宿相代何庸別尋餘度乎中天以上無可証証
年宜自堯始証度宜自危虛始年之干以甲領紀年

堯七十九年得甲午其時經舜重察璣衡中度益顯
故定以爲日躔宗於以下求三代秦漢凡書傳所載
日躔前後比附而命其虛年以爲退度之法庶有合
於孟子求故之旨而千歲日躔無不可致矣

宣王時日躔考

周語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古者大
史順時覘土陽輝債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
於天廡土乃脉發韋氏註云農祥房星立春之日晨
中於午位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天廡管室謂孟春之
月日月皆在管室也按大史覘土之制當本周初爲

辭今且以寅月朔日立春起算自立春退三氣策四十五日半強得其年之南至而室宿占度十六虛其末六度爲周初三王以來差數斷自室十退四十五度得女四三爲其時之日躔前用國語推周初日躔在女八七度自武王伐紂至宣王二百二十餘年以五十餘年退度計之應退四度女八七至女四三正符其數此西周天行之尙可徵者厯考用授時差法推周初日躔在牛四或移以推宣王時從室一起算退四十五度可得牛四然厯考用漢人之增年自武王至宣王已三百餘年而天行同度豈理也哉古厯

疎濶中星難得真度房星晨正亦取侵宵者言之平
晨則當爲尾心也歷攷云萬歷間孟春日月會於尾
昏壁中旦房中退天二十六度有奇按邢氏時冬至
日躡箕三孟春日月會於女六旦當爲厖亢中不得
與周宣時同歷考所推不合疑有誤字丙午三月初
四日

歲行遲疾論

歲差之度自四十五年祖冲之至百餘年何承天各家具

爲法而壹以施之未有得其合者統天歷謂上古歲
策多歲差少後世歲策少歲差多故寓增餘之法授

時因之以考古則增餘而損差以推來則增差而損
餘似矣如其測堯時冬至宜在虛危而反擬在女虛
是歲餘有消長差則一之毋亦離於本議也夫差餘
之互爲多少同起於日躔中古黃道高遠日居外近
於天而行疾九重天同運於大氣必外急而內緩疾則恒星之行覺遲
故其差少也然日既居外則程稍紆其復於本躔也
必遲本躔謂後至距前至刻分而其餘增矣周以降黃道平近日
居內遠於天而行遲遲則恒星之行覺愈疾故其差
多也然日既居內則程稍徑其復於本躔也必疾而
其餘減矣此皆理數自然統天授時所未發之覆也

今不立成數惟考驗史測之精者分劑其年以曲循於天度虞夏商之世六十三年退一度周五十八年而秦不足漢晉亦五十八年唐宋止五十年元明底今復五十八年其大概如此天道善變就古少今多之內又各有增減不可預定以往數千年瞭如此於度已履以削他人足者固少抵牾云耳

歲差遲疾考

堯舜時日躔據堯典與天官書虛十度有考

夏仲康帝相之世以前後均之應躔虛八大衍推在女十一度授時推在女七度皆不合大統推在虛七

度度近而年乖三家歷皆沿前記增一百八十算非真紀也歷考云大統法大謬不知授時歲差無消長以考書傳其謬不減於大統耳有考

周武王伐殷之年日躔女八用詩大明疏爲女七具國語有考自堯七十九年甲午至武王己卯一千零五年虛十至女八一十五度約六十七年差一度如算至女七爲十六度約六十三年差一度

武王十二年辛卯至宣王卽位甲戌二百二十四年日應躔女七女六女五女四宣王卽位日躔女四具國語可考

宣王甲戌至平王己未一百六日應躔女三女二
史記歷書云幽厲之後時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
在夷狄機祥廢而不統然則民間外夷有歷當自東
遷以後始今世星盤度起女二蓋其流傳之據也徐
圃臣天元原理以定盤乃周公之制移女二爲周初
日躔尙未合

春秋起平王己未終敬王庚申二百四十二年日應
躔女一牛八牛七牛六左傳可考宋祖冲之云漢景
初承用秦歷起牛六度此大初前高帝時所用之歷
也按秦始皇嘗采鄒衍論五德之運而仍用顓帝歷

額帝歷起於始皇前蓋周既東遷歷學漸以微滅術家自以意翔爲之以其度起牛六故知爲春秋季年之所測也

自敬王辛酉至東周之亡壬子二百三十二年日躔躔牛五牛四牛三牛二威烈王之世日正躔牛四左傳可考

自武王己卯至東周之亡壬子八百一十四年女八至牛初一十五度約五十四年差一度如自女七起算約五十八年差一度

周亡後癸丑至秦滅乙未四十三年日正躔牛初周

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斗極
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牛初屬於斗
起牛初與呂覽仲冬之月日在斗測正同此秦政時
所得之日躔周初無是也漢歷志云三代既沒五伯
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故其所記有黃帝顓
頊夏殷周及魯歷秦兼天下亦頗推五勝自以爲獲
水德云昔人謂七歷皆六國及秦時人造假稱帝王
惑時人而已周月解卽七歷所張本而周書大牛作
於秦人故以正爲一旦始皇以正旦生名正故秦人
爲之諱先後於秦者如尙書春秋紀年史記等皆無

一月漢紀以漢月記秦事書序等亦以秦月記周事
一月之諱非秦人之所記而何

大初改元於武帝三十七年丁丑歲史記不言其時
日躔漢書謂在建星建星者斗首後漢書謂大初中
星爲牽牛皆指牛初言之按月令周月解推秦王正
時日躔已如此大初上去秦時週兩甲子宜退二度
至斗二十四乃合於天行而漢氏曆術濶疎不知也
又漢書云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食斗二十度邢
氏厯考推在十一月朔日以爲食度合按是歲丁酉
依古法爲甲午章內第四歲南至應在初四日

仍待查

丁丑自斗二十退三度得二十三其時日尙在斗二十六不足二度厯考循用投時歲差故亦以爲合也又云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日食二十三度厯考推在十一月朔日按是歲甲子爲癸丑章內第十二歲南至應在初三日待查日躔斗二十六度又武帝大始四年十月甲寅晦日食斗十九度厯考推在十一月朔日按是歲戊子爲章首至朔同日日躔斗二十四而云食十九差至五度且與上言大初日在建星者相反又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食斗九度按是歲丁酉爲戊子章內第十年南至應在初

十日辛丑或十一日壬寅待查自斗九退十一日亦僅

得斗二十差猶五度此四食皆在子月考尤易文帝測爲近而武昭遠矣就其所差較之前後亦概括且諸家論日躔則誤進考日食則誤退兩術相背何哉其時未得月食對衝之密測故度分荒忽莫適爲準也

後漢書云大初三統歷行百餘年歷稱後天至元和失天益遠三年丙戌至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差天五度章帝知其謬召編訢李梵改行四分云又和帝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論大初冬至

日在牽牛初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大初
歷五度冬至日在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按二說並
以大初日在牛初前已明其誤矣自始皇至後漢章
和間已周五甲子應退五度遠等論冬夏至日不及
牛初五度誠然牛初卽斗二十六故退五度爲斗二
十一也此測准

後漢靈帝光和中會稽東部尉劉洪同蔡邕考冬至
日在斗二十二度按光和後永元一甲子而洪等所
考與永元中賈逵所測反退一度誤矣當次斗二十
乃合

魏景初時尙書郎楊偉建景初厯考冬至日在斗二十一按景初上距光和一甲子日正躔斗十九此猶推進二度然後漢以降其測漸密所差率不過一二度間

自漢二年丙申至晉孝武大元九年甲申五百八十九年斗二十六至十七得十度約五十八年差一度晉大元九年甲申姚秦姜岌始用月食衝測得日躔斗十七度自岌以前揆尋景候中星得其概而已無以驗其跨隔岌法立然後日躔無所遁後世之驗差者未有能離之者也

宋書元嘉二十年何承天表言大初冬至在牽牛初
漢四分及魏景初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食檢之景
初冬至應在斗十七又以土圭測景考較二至差三
日有餘則今之冬至在斗十三四矣詔令以月食檢
土圭測悉如承天所奏按以月食檢日度出於姜岌
之精思大元甲申旣在斗十七上距景初一百四十
六年自應更進二度躔斗十九下距元嘉癸未六十
年應退一度餘躔斗十六承天等襲用姜岌之法而
無其密測步元嘉已失真度何由上合景初大元之
測耶又唐書大衍歷日度議云春秋以來惟姜岌以

月蝕衝知日度躔次爲後代治曆者宗又云以開元
考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按開元十
年壬戌實測得日躔在斗十度上距大元甲申三百
三十九年從斗十七至斗十度之定測相差七度中
間自應以五十年定歲差元嘉中實在斗十六承天
之測差二度烏得爲合乎一行知姜炭測精乃不引
以正承天之謬且因是立八十三年之泛測宜其上
考下求而無應矣

隋開皇五年甲辰劉孝孫測得斗十三度

合

唐開元十年壬戌一行測得斗十度

合

興元元年甲子裴胄之測得斗九度見國史補

合

宋紹熙五年甲寅楊忠輔測得斗二度月令義疏引
以爲合按其年上距興元甲子斗九四百二十年下
距至元辛巳箕十八十八年各有密測應躔斗一乃

叶

元至元十七年辛巳郭守敬測得日退在箕十度

合

自晉大元甲申至元至元辛巳九百零二年斗十七
至箕十得十八度約五十年差一度

明洪武元年邢雲路測得日躔箕八度

嘉靖三年甲申華湘測得日退在箕六度應在箕五

萬曆中邢雲路測得日躔箕四度合

徐圃臣推明末在箕三度合

月令仲冬義疏云本朝康熙甲子猶在箕三度而今

乾隆在箕二度矣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義疏刻於

乾隆十三年戊辰歲其時應在箕一度當考七政應按前

世測日度之真者俱推姜岌大元九年甲申歲日衝

斗十七爲定義疏亦引之自其年推至乾隆戊辰一

千三百六十五年以義疏定度計之應差一十九度

半而自斗十七退至箕一得二十八度是不待七十

年而差明矣又云秦莊襄元年壬子在始皇政乙卯前三年至日

在牛三度而月令言斗者斗度寬牛度狹仲冬之節猶在斗十四故約言之耳按秦時日在牛初與斗連故亦云斗且紀月度當以氣爲主自其年下至大元甲申六百三十二年以七十年退度爲差當退九度爲斗十九不得至斗十七也又云堯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至秦莊襄元年差二十七度按堯元年丙子至莊襄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合差二十七度至虛七以所浮莊襄元牛三度加之正爲虛十矣如以甲子會紀堯前虛增一百九十二年加之則爲危十五度實年虛年均與虛一之測未協

自元至元辛巳至本朝乾隆戊辰四百六十九年箕
十至箕二得八度約五十八年差一度

氣朔考後論 申紀年

文王改元武王冒元周公立元周初三大案也其造
誣起於周秦人之好事者而成於纂漢之奸莽於是
文王不得終其節武王不得有元年父死不葬而伐
紂周公廢成王而自立此聖人大節之所存學者不
得不詳爲致辨然嘗竊怪經生家循誦習傳迄宋之
世千七百年豈無有一二人焉知以義理求聖人之
蹟者又豈無一二遺書可備六經之考証者讀紀年

然後恍然於周初之事實而三案之果爲虛妄也氣
朔考既具之矣前人讀紀年多疑少信甚則以意料
之曰僞書也和之者亦曰是出晉人之手晉人固善
僞吁君子不以人廢言得三聖盡道之實者斥爲僞
以悖道說三聖者反爲眞乎晉人作僞如家語孔叢
之類皆聚斂百家而成或自著一語披而引之其病
卽出若紀年除詩書以外與百家罕有合者誰能造
之乎且僞之足以奪眞者莫如孔氏尙書誑天下學
士且千年然其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十有三年春
大會於孟津皆承三案之謬也令僞書知用紀年喜

有此乎然則紀年之事實雖僞書不敢望而上下千
七百年亦無人能具真識以次第之者不知晉世更
有何人能造之也近世人謂義理尙可虛談事實難
容臆造固已事實有可信不可信可信者尙難臆造
而況於年月乎將以討古聖之精微驗天日之幽遠
非身歷其境誰能契之且朱子所以稱儒宗者見理
明而有以得聖人之心也章句集註贊文王周公甚
備其說九年大統未集則謂文王不死終當滅紂持
論恟恍如此考紀年文王實未改元烏得有九年令
朱子少加參核則何至爲僞書所使矣此書除沈註

數條爲後人虛增外餘文多與經義相應雖未必盡實要非他書可比夫六經爲百家紛亂久矣幸遺一紀年足相証又相率而僞之是欲使文武周公之受誣不見雪於天下萬世也惡乎可

梅勿庵距算考書後

勿庵云自元至元十八年辛巳上距周武王己卯二千四百零三年据歷議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而首列獻公十五年爲戊寅是在武王後二百四十年也今世家自伯禽至獻公卒通一百八十九年而已歷議不知何據存之再考

按勿庵推至元辛巳上距武王己卯積年二千四百零三算亦本於歷議而歷議本之漢志皆循用劉歆三統之誤也其說以爲文王於丁卯歲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明歲丙子武王卽位冒稱十年至十三年己卯歲伐殷十九年乙酉歲崩明歲丙戌周公攝政稱王五年庚寅入孟統二十九章首漢時四分法以十九年爲章四章七十六年爲部三部二百二十八年爲紀自周公五年庚寅歷二百二十八年得魯獻公之十五年戊寅歲復爲紀首加庚寅前至己卯十二年是爲武王後之二百四

十年也然考之紀年武王以辛卯歲伐殷明歲壬辰爲十三年距至元辛巳實二千三百三十算更五年丙申武王崩明歲丁酉成王立世家魯公以是年受封歷考場幽魏厲獻獻卒於乙巳自丁酉訖乙巳通爲一百八十九年除戊寅後二十八年止一百六十一年以較三統所記武王後之年去已卯至乙酉七年三統虛年七十三所推武王己卯實殷之文丁三年也世家謂獻公享國三十二年自乙巳上距甲戌得其元五年爲戊寅歷議屬之十五年固失考再以紀年較獻公享年二十三

則戊寅尙在前五年實懿王之十三年魯厲公三十五年也依古法成王二年戊戌當推爲章首歷八章又八年凡一百六十年得戊寅戊寅在章內第八年凡三統所推皆不合應議立法上考不知集而辯之何哉自其年戊寅下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二算。

再按此篇第就紀年及史記本文爲序以真年覈之武王之世須增二算已具亭國考